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劉 垠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四十六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四

農 園
工

種穀

賈思勰

齊民
要術

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勞而無獲凡穀田菘荳小荳底為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荳

為下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地三升穀田必須歲易二月三月種者為植禾四月五月種者為穉禾二月上旬及麻苜楊生種者為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花為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落為下時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凡春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凡種穀雨後為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歲生春若遇早秋耕之地得仰壟待雨夏若仰壟匪直盪汰不生兼與草蕨俱出凡田欲早晚相雜有閏之

歲節氣近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苗生
如馬耳則鋤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為
良良田率一尺留一科薄地尋壟躡之苗出壟則深鋤
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春鋤起地夏為
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苗既出
壟每一經雨白背時輒以鐵齒鋤揍縱橫杷而勞之苗
高一尺鋒之構者非不壅本苗深穀草益實然令地堅
硬乏澤難耕鋤得五徧已上不須構凡種欲牛遲緩行

種人令促步以足躡壟底熟速刈乾速積凡五穀大判
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雜陰陽書曰禾生
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壯於丁
午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
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
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為佳汜勝之書曰小荳
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
麥忌子大荳忌申卯凡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

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燒禾黍則害瓠禮記月
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墻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
穿竇窖修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季
秋之月農事備收孟冬之月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
斂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尚書考靈
曜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秋虛星昏中以收斂莊子長
梧封人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

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孟子曰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又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
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遂
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
用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闢
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

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

種粟麥昴星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所以應時修備富
國利民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得食則難矣又曰
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
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
節欲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
而清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
貴尺璧而重寸陰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履遺
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呂氏

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吾苗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橫行必得從行必衍正其行通其風鹽鐵論曰惜草芳者耗禾稼惠盜賊者傷良人汜勝之書曰種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膏地強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渣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

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早燥時溲之立乾
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
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
禾稼不蝗虫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
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
收常倍汜勝之書區種法曰湯有旱灾伊尹作為區田
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
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

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
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
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
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
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
地積穰不相授令橫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於溝間
夾溝為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
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

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
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
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
種大荳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
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
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
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十區區種粟二十粒
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

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
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
十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
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
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芟
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剗
鎌此地刈其草矣汜勝之書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
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

種種剉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搗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温又溲曝狀如后稷法皆溲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繅汁和溲如此則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上十倍於后稷此言馬蠶皆虫之先也及附子令稼耐旱終歲不失於獲獲不可不速當以急疾為務芒張葦黃捷獲之無疑獲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

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崔寔曰二月三月可種植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汜勝之書曰植禾夏至後八十九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穀不傷矣汜勝之書曰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良田畝得二十斛宜種之備凶年稗中有米熟擣取米炊食之不

減粟米又可釀作酒蟲食桃者粟貴揚泉物理論曰種
作曰稼稼猶種也收斂曰穡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耳
稼農之本穡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
收欲速此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恐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
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
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
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攜冬民既

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畊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畦長終畊一畊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

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用耨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功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民或若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農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晦以故

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
勞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
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
少而得穀多

漢陰丈人為圃

莊周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
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澑澑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

子不欲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桔槔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
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
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
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于予以蓋衆獨
弦哀歌以賣名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

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
無乏吾事子貢卑阨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
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
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
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
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
茫乎溥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
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
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
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
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
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駢曰我知

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從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
不得暇又何以蓄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相牛經

甯戚

牛岐胡壽

岐牽兩腋
下分為三

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

白脈貫瞳子行最快頸骨長且大壁堂欲得闊

脚股間也

欲得如縱馬

馬驟而去也

膺庭欲得廣

胸前天關欲得成

雋骨欲得垂

脊中央欲得下

蘭株欲得大

尾豐岳欲得大

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垂星欲得有怒肉

蹄上巴肉覆蹄間名怒肉

力性欲得大而成

當車骨也

懸蹄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頸

陰虹

者有雙筋自尾骨屬頸

陽鹽欲得廣

陽鹽者夾尾林前兩賺上

常有聲似鳴者

有黃也洞胡無壽珠淵無壽

毛當目下也

上池有亂毛妨主

凶角中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大賺踈肋難飴龍頭突

目好跳豪筋欲得成就

脚後橫筋出

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

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
豎角欲得細鼻如鏡則難牽口方易飴漿府方易飴水
牛肚大尾青最有力

養魚經

范 蠡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
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諸曰

有之曰公足住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州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鱉也內鱉則魚不復飛去在池中周遶九州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五千枚二尺者萬枚直五千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一

尺者十萬枚二尺者五萬枚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后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州八谷谷上立水二尺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不相食易長不費也

貨殖傳

司馬遷 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

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世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
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

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
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
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
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
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緼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

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
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
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
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

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糶二十病
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
八十下不過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開市不乏治
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
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
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

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
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
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
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
不責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
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
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
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璽

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
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
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
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時若猛獸擊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
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
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

已也

倚頓用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
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
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
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
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

富耶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強族于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穰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

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僊僊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

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
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
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慎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中國委輸時有竒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
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懷急仰機
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推剽休則
掘塚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
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
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
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
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
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刁

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衆鬪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

利甚于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于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

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
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
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
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
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
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
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

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
風潁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于南陽南陽西通武
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
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
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
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

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竄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廟廊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

陷陳却敵斬將塞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
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塚鑄幣
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
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厚也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
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
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没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
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
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
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
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

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羸水居
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蜀
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
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
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

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竒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

千釀醢醬千坵漿千甌屠牛羊羴千皮販穀糶千鍾薪
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
千兩木器髮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茵千石
馬蹄躑千牛千足羊羴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米千匹搨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
麩鹽豉千甌鮑紫千斤鯁千石鮑千鈞棗粟千石者三
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
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

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畧道
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
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
求近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
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
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
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
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
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于織嗇家致富數千
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
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
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
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
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穀
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
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

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
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
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闌韋家栗氏安陵
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
美法犯姦而富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
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
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

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魯筋力治生之
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
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
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
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
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

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輪扁斲輪

莊周
後同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
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
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

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梓慶削鑿

梓慶削木為鑿

鑿樂器以夫鐘

鑿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焉臣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
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
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
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

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礮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

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
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
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
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
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
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
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
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
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
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
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
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
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
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

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
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其
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
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
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
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謹為公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
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

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員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

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

營造法式

李誠

方圓平直周官考工記園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垂衡者中水鄭司農注云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 墨子子墨子言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

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垂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依放以從事猶愈於已 周髀算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為圓或破圓而為方方中為圓者謂之圓方圓中為方者謂之方圓也 韓子曰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班

亦不能成方園 看詳諸作制度皆以園方直平為準

至如八稜之類及欹斜羨

禮圖云羨為不園之貌壁羨以為量物之度也鄭司農云

羨猶延也以善切其表一尺而廣狹焉

侈

史記索隱云侈謂狹長而方去其角也侈下果切俗作隋非

亦用規矩取法今謹按周官考工記等修立下條 諸

取園者以規方者以矩直者抨繩取則立者垂繩取正

橫者定水取平

取徑園九章算經李淳風注云舊術求園皆以周三徑

一為率若用之求園周之數則周少而徑多徑一周三

理非精密蓋術從簡要略舉大綱而言之今依密率以
七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徑七而一即周
看詳今來諸工作已造之物及制度以周徑為則者
如點量大小須於周內求徑或于徑內求周若用舊例
以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為據則踈略頗多今謹按九章
算經及約斜長等密率修立下條諸徑圍斜長依下項
一 圓徑七其圍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
一 八稜徑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

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圓徑內取方一百中

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圓徑一得一

八棱六棱
取圓準此

取正詩定之方中又揆之以日注云定營室也方中昏
正四方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
極以正南北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考工記
置槩以垂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夜考
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司農註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
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

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紮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管子夫繩扶掇以為正字林棟

時劍切

垂臬望也

刊謬證俗音字今山東匠人猶言垂

繩視正為棟看詳今來凡有興造既以水平定地平

面然後立表測景望星以正四方正與經傳相合取

正之制先于基址中央日內置圓版徑一尺三寸六分當心立表高四寸徑一分畫表景之端記日中最短之景次施望筒于其上望日星以正四方望筒長一尺

八寸方三寸

用版
合造

兩罨頭開圓眼徑五分筒身當中兩

壁用軸安於兩立頰之內其立頰自軸至地高三尺廣

三寸厚二寸畫望以筒指南今日景透北夜望以筒指

北于筒南望令前後兩竅內正見北辰極星然後各垂

繩墜下記望筒兩竅心於地以為南則四方正 若地

勢偏衰既以景表望筒取正四方或有可疑處則更以

水池景表較之其立表高八尺廣八寸厚四寸上齊

後
斜

向
下安于池阪之上其池阪長一丈三尺中廣一尺于
三寸

一尺之內隨表之廣刻線兩道一尺之外開水道環四

周廣深各八分用水定平令日景兩邊不出則線以池

版所指及立表心為南則四方正

安置今立表在南池版在北其景夏至順

線長三尺冬至長一丈三尺其立表內向池版處用曲尺較令方正

定平周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垂鄭司農注云於

四角立植而垂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

地 莊子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管子夫準壞

險以為平 尚書大傳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 釋

名水準也平準物也 何晏景福殿賦惟工匠之多端
固萬變之不窮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
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五臣注云水臬
水平也 看詳今來凡有興建須先以水平望基四角
所立之柱定地平面然後可以安置柱石正與經傳相
合 定平之制既正四方據其位置於四角各立一表
當心安水平其水平長二尺四寸廣二寸五分高二寸
下施立椿長四尺

安鑿
在內

上面橫坐水平兩頭各開池方

一寸七分深一寸三分

或中心更開池者方深同

身內開槽子廣深

各五分令水通過於兩頭池子內各用水浮子一枚

用三

池者水浮子或亦用三枚

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二分刻上頭令側薄

其厚一分浮於池內望兩頭水浮子之首遙對立表處

於表身內畫記即知地之高下

若槽內如有不可用水處即於椿子當心施墨

線一道上垂繩墜下令繩對墨線心則上槽自平與用水同其槽底與墨線兩邊用曲尺較令方正

凡

定柱礎取平須更用貞尺較之其貞尺長一丈八尺廣

四寸厚二寸五分當心上立表高四尺

廣厚同上

於立表當

心自上至下施墨線一道垂繩墜下令繩對墨線心則

其下地面自平

其貞尺身上平處與立表上墨線兩邊亦用曲尺較令方正

舉折周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葺屋三分瓦屋四分鄭
司農注云各分其修以其一為峻 通俗文屋上平曰

甫

必孤切

刊謬證俗音字甫今猶言甫峻也

皇朝景

文公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
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盖庸峻也

今謂之舉折

看詳

今來舉屋制度以前後撩檐方心相去遠近分為四分

自撩檐方背上至脊搏背上四分中舉起一分雖殿閣與廳堂及廊屋之類略有增加大抵皆以四分舉一為祖正與經傳相合今謹按周官考工記修立下條舉折之制先以尺為丈以寸為尺以分為寸以釐為分以毫為釐側畫所建之屋於平正壁上定其舉之峻慢折之圜和然後可見屋內梁柱之高下卯眼之遠近

今俗謂之

定側樣亦曰點草架

舉屋之法如殿閣樓臺先量前後撩檐方心

相去遠近分為三分

若餘屋柱頭作或不出跳者則用前後檐柱心

從撩檐方

背至脊搏背舉起一分

如屋深三丈即舉起一丈之類

如甌瓦廳堂即

四分中舉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

分若甌瓦廊屋及甌瓦廳堂每一尺加五分或甌瓦廊

屋之數每一尺加三分

若兩椽屋不加其副階或經腰並二分中舉一分

折

屋之法以舉高尺丈每尺折一寸每架自上遮減半為

法如舉高二丈即先從脊搏背上取平下屋撩檐方背

其上第一縫折二尺又從上第一縫搏背取平下至撩

檐方背於第二縫折一尺若椽數多即逐縫取平皆下

至撩檐方背每縫並減上縫之半

如第一縫二尺第二縫一尺第三縫五寸

第四縫二寸五分之類

如取平皆從搏心抨繩令緊為則如架道

不勻即約度遠近隨宜加減

以脊搏及撩檐方為準

若八角或四

角鬪尖亭榭自撩檐方背舉至角梁底五分中舉一分

至上簇角梁即兩分中舉一分

若亭榭只用甃瓦者即十分中舉四分

簇角梁之法用三折先從大角背自撩檐方心量向上

至棖桿卯心取大角梁背一半竝上折簇梁斜向棖桿

舉分盡處

其簇角梁上下並出卯中下折簇梁同

次從上折簇梁盡處量

至檼檐方心取大角梁背一半立中折簇梁斜向上折
簇梁當心之下又次從檼檐方心立下折簇梁斜向中

折簇梁當心近下

令中折簇角梁上一半與上折簇梁一半之長同

其折分並

同折屋之制

唯量折以曲尺於絃上取方量之用甌瓦者同

定功唐六典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注云以四月五月
六月七月為長功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以十
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短功 看詳夏至日長有至
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有止於四十刻者若一等定功則

在棄日刻甚多今謹按唐六典修立下條 諸稱功者
謂中功以十分為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

屋楹數王盈孫傳僖宗還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
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
為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奠廟之所而言兩楹
則間于廟兩柱之中于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
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為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為一楹
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

木經

沈括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

去聲

自

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椽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椽等若盈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椽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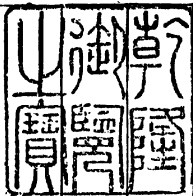
為峻道

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女二人曰前條又次曰前會後三人曰後脇又後曰後條末後曰

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賽

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

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
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
良工之一業也



稗編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劉 垠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四十七

明唐順之撰

諸家五 天文

天問

屈原 楚辭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

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馮翼氣之貌陰陽轉運馮馮翼翼孰識形象

明

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

天地人

何本何化圜則九重

天圓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

天運天

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故安屬隅隈

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

沓合也天與地合會何所

十二焉分

十二辰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

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

月在腹

女岐無合

女岐神女無夫生九子

夫焉取九子伯強

疫鬼

何處惠氣

和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也安藏不

任汨

治也

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鯀不任治水堯

何不試而鳥龜曳銜鮐何聽焉

堯殺鯀羽山為飛鳥水中銜而食之鯀復能不

聽之乎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緣設能順衆人之欲而成其功堯何故戮之永遏

在羽山

鮌囚羽山

夫何三年不施

施刑殺也

伯禹愎鮌夫何以變

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

極深何以寘

填本避諱而改

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

或曰禹治水時有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

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

所成康回

共工名

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共工與顓帝戰不勝怒而觸不

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海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

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隳

音妥

其衍幾何崑崙

縣圃

山在西北乃元氣所出其顛曰玄圃

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言崑崙山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與天通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

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日之未揚若華何

光若木之光華其華下照地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

言焉有龍虬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

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儻忽焉在

儻忽電光也有雄虺一身九頭速若電光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九衢泉

華安居靈蛇吞象

山海經南方有蛇吞象三年出其骨

厥大何如黑水玄

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鮫魚何所

鮫鯉有四足出南方

魋音堆奇祈堆焉處魋堆奇羿焉殛日烏焉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羿

射落其九日中九鳥皆死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與塗

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禹之所以憂無妻欲立繼

嗣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鼃與朝飽不與衆人同嗜欲而快一朝之情故以辛

酉日娶甲子日去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一作孽並魚列反何啓惟憂

而能拘是達皆歸朕藉音菊窮也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

而禹播降啓棘賓商陳列宮商九辯九歌啓樂何勤子屠母而

死分竟墜古地字禹膈剝母背而生帝降夷羿革孽夏

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傳曰河伯化白龍羿射眇其左目羿又夢與洛

水神宓妃交

馮珽名弓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

不若

羿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天猶不順

浞娶純狐

純狐氏女

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何羿之射勇而其衆交進吞謀之

阻窮西征巖何

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堯放鯀羽山西行越險因墮死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所

能活咸播秬黍莆藿是營

禹平水萬民皆得耕種於莆藿之地

何由羿投而

鮫疾修盈白蜺

蜺雲之有似龍者

嬰莠

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蜺而嬰莠持

藥與崔崔驚怪射之因墮其藥俯而觀之子喬之尸也崔取子喬尸覆以筐幣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崔焉

能亡子喬之身乎
言仙人不可殺也
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

式縱橫陽離爰死
天法有陰陽從橫人離陽即死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

體萍號起雨
萍翳雨師號呼起雨
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以膺

之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獨膺受此形體
鼇戴山抃
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

菜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
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所以能負山若舟

船在水中也使釋水而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
陵行可能遷徙山乎

犬而顛隕厥首
少康因獵放犬遂襲殺澆
女岐
澆嫂
縫裳而館同爰止

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
湯疑作康謂少康有衆一旅也
何

以厚之覆舟斟尋

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

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

所得焉

桀伐蒙山之國得妹喜

妹喜何肆湯何亟焉舜閔在家父

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

古億字

焉

賢者預見萌芽而知存亡善惡所終

璜臺十成

箕子見象箸而知必作璜臺

誰所極焉

登立為帝

言宓犧作八卦修德行道萬民立以為帝

孰道尚之女媧有體

女媧

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

古公亶父

南嶽是止

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

之時而遇太伯陰讓王季採樂南岳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兩男子太伯仲雍也

緣鵠

飾玉

伊尹烹鵠
美飾玉鼎

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

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讐

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帝嘗之妃言簡狄侍帝讐在臺
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

因生

該秉季德

該包也言湯能包持契之末
德故天佑之以為民主也

厥父是臧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
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為有仍

收正典主牛羊遂
攻殺澆滅有扈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舜懷

平脇曼膚

紂形體

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

擊殺

於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

湯常能秉持契之
末德天嘉其志出

獵得大瑞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

鳥萃棘負子肆情

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婦人引詩刺

之曰墓門雖無人棘上有鴉萃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象眩惑其父母害舜

何變化

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白

伊尹四得妃以為內輔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

小子

伊尹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有小兒啼人取養之

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湯出重泉

言桀拘湯於重泉

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

湯不勝衆心而伐桀

夫誰使挑之會鼂

與朝同

爭盟何踐吾期

武王將伐紂會天大雨道難武

王晝夜行曰膠鬲今報紂矣甲子日不到
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
蒼鳥羣飛孰

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

武王至孟津白魚入王舟羣臣以為休哉周公曰雖

休勿休朱云周公不喜武王以黃鉞親斬紂頭事也

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

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

惟何逢彼白雉

昭王出游至楚楚人沉之昭王南游何利於楚乎越裳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

欲親往迎之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

銜何號於市

謠曰檠弧箕服寔亡周國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

反側何罰何怙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

亂惑何惡輔弼

即弼

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

開佞臣

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

文王

之一德卒其異方

異方皆服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

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

武伐紂

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

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

妲己惑紂不可譏諫

受賜茲

醢西伯上告

紂醢楊伯賜諸侯文王受之祭告上天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

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呂望鼓刀在列

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

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

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

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

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闔廬少小離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也

彭鏗斟

雉帝何饗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

受壽永多夫何

長中央共牧后何怒

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啣

螽蟻微

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昔有女采薇

有所驚而走北至於回水之上因獲鹿其家遂昌

兄有噬犬弟何欲

朱云舊說以為秦公

子鍼之事未知是否

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

王逸云屈

原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朱云此下皆不可曉

厥嚴不

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師夫何長

楚邊邑處女與

吳邊邑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楚師滅吳時屈原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長久也

悟

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先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

丘陵爰出子文

子文之母穿棄之林中有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虎乳之以為神異乃

取收
養焉

吾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告詔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

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屈原言我敢嘗試君上自號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

天對

柳宗元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忽

呼骨反

黑

晰眇往來屯屯龐昧單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合焉者

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營以成沓陽而九

運轅渾淪蒙以圜號冥疑玄釐無功無作烏僕繫維乃

糜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

亶亶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無青無黃無赤

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限

無隅曷情厥列折筭剡筵

音專楚詞云索瓊茅以筵筭注謂折竹小曰筵午交

也施旁豎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規

燬魄淵

日月也

太虛是屬基地萬熒

列星也

咸焉是託輻旋

南畫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

有谷汜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無窮不可以里燬炎

莫儼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缺爰感厥

鬼不形之形惟神是類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
焉以夫為怪瀰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時

屆時縮何有處鄉明焉非闢晦兮非藏孰旦孰幽繆躔

纏結也

于經蒼龍之寓而迂

其往切欺也

彼角亢惟鮪饒饒鄰

聖而孽恒師龐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難曠頓使試衆不

察其圮族而舉之堯非樂於用之也

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

棄於羽方陟元子以盾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鳴龜肆喙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渠夫固不可以類胫躬

躐步

脰張泥切手足胼胝也雙必益切
跛也禹治水涉山川病足故也

橋

以上

楯

上行泥

勸

禹世切又音曳營也

踣

僵也

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

受是玄寶

禹錫玄圭

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

之式行鴻下隕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

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胡聖為不足反

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期畫厥尾園憲廓大厥立不植地

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

此而以恩天極州錯富媪

后土富媪

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

有高庫東窮歸墟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又

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䟽滲渴而升充

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洩洩

音悠水流貌

又何溢為東西南

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修長茫忽不準孰衍孰

窮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處爰都

水經云崑崙下有弱

水之淵環之有蓬頭虎齒戴勝而處者王母也

增城之高萬有三千清温燠寒

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氣之元修

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惟若之華稟羲

以耀狂山凝凝

音凝

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

猩猩能知人名

有虬

蝮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南有怪虺羅首以

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倏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

為電非也朱云招魂說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正謂此也莊子寓言恐非屈原本意

員丘之國身

民後死

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壽有赤水飲之不老

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國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嶠之山者也穀梁傳叔孫得臣敗長

狄身橫九畝又防風氏長三丈

有萍九岐

山海經言其岐五衢又云四衢之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

中恐謬又浮山有草其
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
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泉

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黑水淫淫窮

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

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鮫魚人貌邇

列姑射

在海中近列姑射

魁雀峙北

堆當為雀魁雀在號山如鷄虎爪食人王逸注誤雀

作崔號惟人是食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

庸以枝屈

禮記射支左屈右

大澤千里羣鳥是解

山海經曰大澤千里羣鳥

之所解柳云鳥當作鳥後人因上句改鳥為鳥朱云柳說則別是一事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解羽二字以問亦

通禹懲于續衾婦亟合股蒲末離厥膚三門以不眠禹治

水股無肢三過門不入眠與視同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

攸宇攸暨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於帝諄諄以不

命復為叟耆曷戚曷孽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

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益革民艱咸粢厥粒

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均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胡往不道一本不失下有性天字啓達厥聲堪與以呻辨同容之

序帝以質莫候切嬪禹母產聖何謳厥旅彼淫言亂囁音

與味同口也 聰馘以不處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

而誣帝以降震鳴厥鱗集于皖肆叫帝不謀失位滋媢

有洛之媢好也焉妻子狡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

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讒婦謀后夷卒

牝荒棄于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羿淫於原獸寒

烹殺之 而 鯀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播殖穉于丘于川維

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

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郊鯀為夏郊王子怪駭蜺形弗

裳衣褫操戈猶憤夫藥良終烏號以游奮厥篚筐習漠
莫謀形胡在胡亡幽陽潛爨陰蒸而雨萍憑以興厥號
爰所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宅靈之
丘掉焉不危齧厥首而恒以恬夷要釋而陵殆或謫之
龍伯負骨帝尚窄之澆嫪音勞又郎到切妬也以力凡磨聚之康
假于田肆克宇之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湯奮癸旅爰
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
舟喻易尚或艱之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

啓厥伐瞽父仇舜鯀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盾厥世惟蒸
蒸翼翼于媯之汭紂臺于璜箕克兆之惟德登帝師以首
之媯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舜弟眡
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終
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

鼻即有庫象所封邑

以賦富嗟伯之仁遜

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空桑鼎殷諂羹厥鵠惟軻
知言嗛焉以為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
以劉

殺也

降厥觀於下匪摯執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

夷于膚夫曷不謠讐狄禱禩契形于脛胡乙穀之食而怪

焉以嘉該德脩考蓐收于西虎爪手鉞尸刑以司慝牧正

矜矜澆扈爰蹈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

賊辛后駮

五該切

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嗇

寶被躬焚以旗之

辛紂也紂敗衣寶玉之衣赴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扈釋

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斲殷武踵德爰獲牛之

朴

湯出獵得大牛

夫唯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

市

還以所獲徧施祿惠於百姓

解父狄淫遭愆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

以色視象不凡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萃
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
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
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湯行不類重泉是因違虐立辟
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膠鬲比黎雨行踐
期捧盞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
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庇民仁克蒞之
紂淫以害師殛圮之咸追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謹

舞靡之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迂越裳疇肯雉之穆惜

祈招

左昭十二年祭公作祈招詩諷穆王

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

胡紿娛戴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

西王母戴勝與穆天子觴于瑤池之上為

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修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答曰萬民平均吾顧見汝

孺賊厥

誅爰縻其弧幽禍挈以夸憚褒以漁淫嗜殺

即殺字

殺諫

尸謗屠孰鯁爨以徵而化黿是辜天邈以蒙人么以離
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
九合逮孽而壞紂無誰使惑堆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

以僂寵干異名死

干比

雷濟克后

雷開

文德邁以被芮鞠順

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水

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嶷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

焉伯鞭于西化江漢潏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踰

梁索囊羶仁蟻萃姐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頒烏

當作

不台訴孰盈癸

當作紂

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漁積內

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眊顯光奮力屠國

呂望屠牛文王問之望曰下屠

屠牛上

屠國以髀髀

音陸

厥商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粟厥

文考而虔子以組征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蟻訟蟻賊

蟻蟻喻

驪姬

而以變天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屑怠以棄天

又祐之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光

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鏗羹于帝聖孰嗜味

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媿

胡對切

齧已毒不以外肆細

腰羣螫夫何足病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鍼欲兄愛以

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咨吟于野胡若之佷嚴墜

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嗶

音伊憂

忿毒意誰與

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狡庸拂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

復不可化徒若罷闔綽厥武滋以侈頽於菟

楚人謂虎為於菟

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歎吾教之闕以旅尸

楚人謂未成君死曰堵教

教楚文王兄也王逸注謬

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朱子云屈原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向而問之以深憤懣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銜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

五代司天考

歐陽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

何敢異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于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

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

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順于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

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
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
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
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
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天官書

司馬遷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
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

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
允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
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
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
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
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
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
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
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圍十五
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
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
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
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

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
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
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
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䟽廟主
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
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教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
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
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

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卽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

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
星頭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厨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
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
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
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
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
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
其南衆星曰詹積昴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

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
讒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
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允曰罰為斬艾事其
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為虎首主葆
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
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
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
四星曰狐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

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

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
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
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
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
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
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
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
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

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
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
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
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
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
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
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
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

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
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躡踵熊赤色有光其失次
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
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惟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
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
六月與觜鰲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
有應見箕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
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

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
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
昌有女喪民疾闞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
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
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
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為正平起師旅其率
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
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

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
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黜然黑
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
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
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
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
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長四丈末兌退而
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

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飢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

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
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
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
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昏
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
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
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
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

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
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
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
堂熒惑廟也謹候此厯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
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
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己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
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
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
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
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
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羸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
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羸有主
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
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
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飢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

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木金在南曰北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焯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生孽卿大飢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

亦小早出者為羸羸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
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鬪七寸以內必
之矣五星色白圜為喪早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
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
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
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
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
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三十日復出東方

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

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
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
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
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
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
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
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
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

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
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
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
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
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
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
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
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

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
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
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
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
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
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奕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
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
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

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津可為好事其圜大
赤兵盛不戰太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
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
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
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
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
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

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
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
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
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
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
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
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
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

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

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
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
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其時
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
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
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
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
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

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繫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

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
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搃劔
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
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
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
攙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
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園憂白園喪赤園中不平
黑園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

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
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
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
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
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
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
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
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

州昂畢冀州觜觴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
河翼軫荊州七星為負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
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
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
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園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
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
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
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半日以

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
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
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
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
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
喪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
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
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飢若亡熒惑也亂填

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
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
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
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減也
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
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
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
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

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

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
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
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
其下天狗狀如犬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
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
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
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

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
大流星地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疋布
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
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
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
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
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

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

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蜇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墊氣成宮闕然氣

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
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
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
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
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
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壅水澹澤竭地長
見象城郭門閭閨泉枯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

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
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
人逢佞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
日產氣始萌臈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
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
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臈明正月正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
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
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

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
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鋪為黍鋪至下鋪為
菽下鋪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
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
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
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
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
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

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
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
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
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飢
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
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
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
為衝歲乃有殃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

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
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
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
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
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以合時應其文圖籍襍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
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
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

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
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
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
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
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
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
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強伯田氏

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
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
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
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
主十二州斗并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
占于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強候
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強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
強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

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
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
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
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留其維首在隴蜀尾没于勃碣
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血主中國而胡貉數侵
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
為客主人熒惑為亭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天
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菑異記無可錄者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
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
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籍不可勝數自蚩
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
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
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
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

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
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聲聲大者
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
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
占歲則魏解故甘石厯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
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者
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逆行逆行常盛大
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

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

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天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

奇令

乾
坤
廣
濟

稗編卷四十七